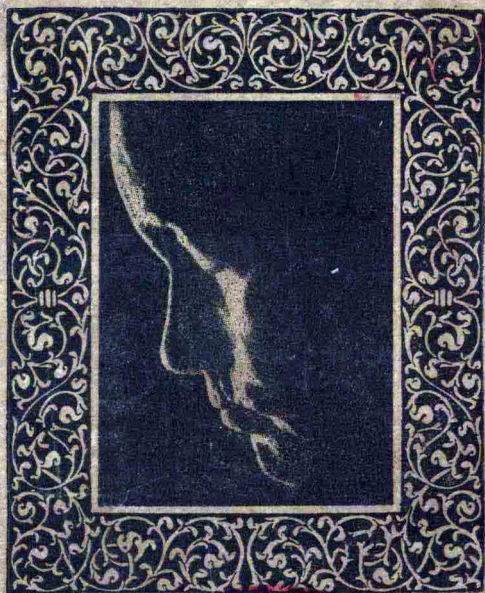




譯雷 傳 著蘭羅曼羅

傳芬多貝

神精其及品作的芬多貝：著者譯附

羅曼羅蘭原著

傅

雷譯

貝多芬傳

附譯者著：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譯者序

唯有真實的苦難，纔能驅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難；唯有看到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纔能幫助我們擔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纔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讀到本書時所得的教訓。

不經過戰鬥的捨棄是虛偽的，不經艱難磨鍊的超脫是輕佻的，逃避現實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們的致命傷；這是我十五年來與日俱增的信念。而這一切都由於貝多芬的啓示。

我不敢把這樣的啓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遙譯了本書。現在陰霾遮蔽了整個

天空，我們比任何時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都更需要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現在，當初生的音樂界只知訓練手的技巧，而忘記了培養心靈的神聖工作的時候，這部貝多芬傳對讀者該有更深刻的意義——由於這個動機，

我重譯了本書。

這十年的書。初譯出版，堅持一本三二年譯，存稿不願堆下。藏了已幾出有

望版的
的事譯
故本，
絕使版
我已現
久在，
能我全
始部修
重未譯
曾，見
把到少
。年然
時而我
代幼深
稚深的
的地翻
翻感譯
謝習這
作件一
在筆當
勾時銷
使。我
失

此外，我還有個人的理由。療治我青年時世紀病的是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戰鬥意志的是貝多芬，在我靈智的成長中給我大影響的是貝多芬，多少次的顛撲曾由他攙扶，多少的創傷曾由他撫慰，——且不說引我進音樂王國的這件次要的恩澤。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澤轉贈給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還有甚麼方法可以償還我對貝多芬和對他偉大的傳記家羅曼羅蘭所負的債務。表示感激的最好方式，是施予。

爲完成介紹的責任起見，我在譯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貝多芬作品的文字。我明知這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這番力不從心的努力，能够發生拋磚引玉的作用。

三十一年三月 譯者

附註：本書插圖另從他書覓得。——譯文內註解除標明「原註」者外，皆係譯者增添。

原序

二十五年前，當我寫這本小小的貝多芬傳時，我不會想要完成什麼音樂學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經歷着一個騷亂不寧的時期，充滿着兼有毀滅與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來到我童年的伴侶、曾經在人生的戰場上屢次撐持我的貝多芬那邊，尋覓十天的休息。我來到蓬恩，他的故里。我重復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們，就是說在我到科布楞茲訪問的章該勒底孫子們身上，重又見到了當年的章該勒夫婦。在曼恩茲我又聽到他的交響樂大演奏會，是淮恩加納（E. Wengertner 係當代指揮貝多芬作品之權威。）指揮的。然後我又和他單獨相對，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霧的萊茵河畔，在那些潮濕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難，他的勇氣，他的歡樂。

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強有力的手攙扶起來，給我的新生兒約翰·克利斯朵夫

行了洗禮，

（羅曼羅蘭名著約翰·克利斯朵夫，最初數卷的事實和主人公的性

氣息，尤多受貝多芬的感應）

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歸路，得到了鼓勵，和人生重新

締了約，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底感謝曲。那感謝曲便是這本小冊子。先由巴黎雜

誌發表，後又被班琪

（法國近代大詩人與作者同輩，早死。）拿去披露。（本書全文曾在班琪主編的半月刊上發表。）

我不曾想

到本書會流傳到朋友們的小範圍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運……』

恕我敘述這些枝節。但今日會有人在這支頌歌裏面尋求以嚴格的史學方法寫成的淵博的著作，對於他們，我不得不有所答覆。我自負我做史家的時間。我在亨特爾和關於歌劇研究的幾部書內，已經對音樂學盡了相當的義務。但貝多芬傳絕非爲了學術而寫的。它是受傷而窒息的心靈底一支歌，在甦生與振作之後感謝救主的，我知道，這救主已經被我改換面目。但一切從信仰和愛情出發的行爲都是如

此的。而我的貝多芬傳便是這樣的行爲。

大家人手一編的拿了去，給這冊小書走上它不會希望的好運。那時候，法國幾百萬的生靈，被壓迫的理想主義者底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聲解放的訊號。這訊號，他們在貝多芬的音樂中聽到了，他們便去向他呼籲。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誰不記得那些四重奏音樂會，彷彿彌撒祭中唱「神之羔羊」（按此係彌撒祭中之一節）時的教堂，

——誰不記得那些痛苦的臉，注視着祭獻禮，因它的啓示而受着光輝的燭照？生在今日的人們已和生在昨日的人們離得遠遠了。（但生在今日的人們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離得更近？）在本世紀初期的這一代裏，多少行列已被殲滅；戰爭開了一個窟窿，他們和他們最優秀的兒子都失了踪影。我的小小的貝多芬傳保留着他們的形象。出自一個孤獨者底手筆，它不知不覺地竟和他們相似。而他們早已在其中認出自己。這小冊子，由一個無名的人寫的，從一家無名的店舖裏出來，幾天之內在

大衆手裏傳播開去，它已不再屬於我了。

我把本書重讀了一遍，雖然殘缺，我也不擬有所更易。（原註：作者預備另寫一部歷史性的和專門性的

書，以研究貝多芬的藝術和他創造性的人格。——譯者按此書早已於一九二八年正月在巴黎出版。）因爲它應當保存原來的性質，

和偉大的一代神聖的形象。在貝多芬百年祭（按一九二七年適爲貝多芬百年死忌）的時候，我紀念

那一代，同時頌揚它偉大的同伴，正直與真誠的大師，教我們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師。

一九二七年三月

羅曼羅蘭

「我願證明，凡是行爲善良與高尚的人，

定能因之而擔當患難。」

——貝多芬（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在維也納市政府語）

我們週圍的空氣多沉重。老大的歐羅巴在重濁與腐敗的氣霧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質主義鎮壓着思想，阻撓着政府與個人的行動。社會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類喘不過氣來。——打開窗子罷！讓自由的空氣重新進來！呼吸一下英雄們的氣息。

人生是艱苦的。在不甘於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場無日無之的鬥爭，往往是悲慘的，沒有光華的，沒有幸福的，在孤獨與靜寂中展開的鬥爭。貧窮，日常的煩慮，沉重

與愚蠢的勞作，壓在他們身上，無益地消耗着他們的精力，沒有希望，沒有一道歡樂之光，大多數還彼此隔離着，連對患難中的弟兄們一援手的安慰都沒有，他們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們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時連最強的人都不免在苦難中蹉跌。他們求助，求一個朋友。

爲了援助他們，我纔在他們周圍集合一般英雄的友人，一般爲了善而受苦的偉大的心靈。這些『名人傳』（按作者另有綱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不是向野

心家的驕傲申說的，而是獻給受難者的。並且實際上誰又不是受難者呢？讓我們把神聖的苦痛底油膏，獻給苦痛的人罷！我們在戰鬥中不是孤軍。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燭照，即是今日，在我們近旁，我們也看到閃耀着兩朵最純潔的火焰，正義與自由：畢加大佐和蒲爾民族。（按一八九四至一九〇六年間，法國有一歷史性的大冤獄，即史家所謂「特萊弗斯事件」。特萊弗斯大尉被

誣通敵罪，判處苦役。一八九五年，連帶下獄。密警察長發覺前案係羅續誣陷而成，竭力主張平反，致觸怒軍人，連帶下獄。著名文豪左拉亦以主羅續正義而

備受迫害，流亡英倫。這是一八九九年，特萊弗斯軍事法庭更審，改判平刑十年，復由大總統下令特赦。一九〇六年，特萊弗斯再由最高法院完全平反，撤銷原判。畢加大佐爲昭雪此冤獄之最初殉難者，故作者以之代表正義。蒲爾民族爲南非好望角一帶的荷蘭人，自維也納會議，荷蘭將好望角割讓於英國後，英人虐待蒲爾人甚烈，卒激成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間的蒲爾戰爭。結果英國讓步，南非聯盟宣告成立，爲英國自治領之一。作者以蒲爾代表自由的。）即使他們不會把濃密的黑暗一掃而空，至少他們在一閃之下已給我們指點了大路。跟着他們走罷，跟着那些散在各個國家、各個時代、孤獨奮鬥的人走罷。讓我們來摧毀時間的阻隔，使英雄的種族再生。

我稱爲英雄的，並非以思想或強力稱雄的人；而祇是靠心靈而偉大的人。好似他們之中最偉大的一個，就是我們要敘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說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認還有什麼優越底標記。』沒有偉大的品格，就沒有偉大的人，甚至也沒有偉大的藝術家；偉大的行動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虛的偶像，匹配下賤的羣衆的時間。會把他們一齊摧毀，成敗又有什麼相干？主要是成爲偉大，而非顯得偉大。

這些傳記中人的生涯，幾乎都是一種長期的受難。或是悲慘的命運，把他們的靈魂在肉體與精神的苦難中磨折，在貧窮與疾病的鐵砧上鍛鍊；或是，目擊同胞受着無名的羞辱與劫難，而生活爲之戕害，內心爲之碎裂，他們永遠過着磨難的日子；他們固然由於毅力而成爲偉大，可是也由於災患而成爲偉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過於怨歎，人類中最優秀的和你們同在。汲取他們的勇氣做我們的養料罷！倘使我們太弱，就把我們的頭枕在他們膝上休息一會罷。他們會安慰我們。在這些神聖的心靈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強烈的慈愛，像激流一般飛湧出來。甚至毋須探詢他們的作品，或傾聽他們的聲音，就在他們的眼裏，他們的行述裏，即可看到生命從沒像處於患難時的那末偉大，那末豐滿，那末幸福。

在此英勇的隊伍內，我把首席給予堅強與純潔的貝多芬。他在痛苦中闢卽會

祝望他的榜樣能支特別的受難者，『但願不幸的人，看到一個與他同樣不幸的遭難者，不顧自然底阻礙，竭盡所能的成爲一個不愧爲人的人，而能藉以自慰。』經過了多少年超人的鬥爭與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難，完成了他所謂『向可憐的人類吹噓勇氣』的大業之後，這位勝利的普羅曼德，（神話中的火神，人類文明最初的創造者。作者常用以譬喻貝多芬）回答一個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時說道：『呸，人啊，你當自助！』

我們對他這句豪語應當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們應當重新鼓起對生命對人類的信仰！

一九〇三年一月

羅曼羅蘭

「竭力爲善，愛自由甚於一切，

即使爲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

——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冊

他短小臃腫，外表結實，生就運動家般的骨格。一張土紅色的寬大的臉，到晚年纔皮膚變得病態而黃黃的，尤其是冬天，當他關在室內遠離田野的時候。額角隆起，寬廣無比。烏黑的頭髮，異乎尋常的濃密，好似梳子從未在上面光臨過，到處逆立，賽

似「梅杜頭上的亂蛇。」

按係神話中三女妖之一，美髮，以生有美髮著名。後以得罪火神，美髮盡變毒蛇。

（原註——以

歷家羅賽爾一八二二年時記載。——一八〇一年，邱尼尚在幼年，看到貝多芬蓄着長髮和多日不剃的鬍子，穿着羊皮衣褲，以爲遇到了小說中的魯濱遜。

——

譯者按：邱尼（1791-1867）爲奧國有名的鋼琴家，爲曉邦至友，其鋼琴演奏當時與曉邦齊名。

（眼中燃燒着一股奇異的威

力，使所有見到他的人爲之震懾；但大多數人不能分辨它們微妙的差別。因爲在褐

色而悲壯的臉上，這雙眼睛射出一道獷野的光，所以大家總以為是黑的；其實却是

灰藍的。

（原註——據畫家克潔白記載。他曾於一八一八年爲貝多芬畫像。）

平時又細小又深陷，興奮或憤怒的

時光纔大張起來，在眼眶中旋轉，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們真正的思想。

（原註——據醫生米

勒一八二〇年記載：他的富於表情的眼睛，時而嬌媚溫柔，時而惘然，時而氣焰逼人，可怕非常。）

他往往用憂鬱的目光向

天凝視。寬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獅子的相貌。一張細膩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

唇前突的傾向。牙牀結實得厲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邊的下巴有一個深陷的小

窩，使他的臉顯得古怪地不對稱。據莫希爾斯說：『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談話之間有

一副往往可愛而令人高興的神氣。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難看

的，並且爲時很短。』——那是一個不慣於歡樂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憂鬱的，

顯示出『一種無可療治的哀傷。』一八二五年，雷斯太勃說看見『他溫柔的眼睛

及其劇烈的痛苦』時，他需要竭盡全力才能止住眼淚。一年以後，勃羅姆·洪·勃

隆太在一家酒店裏遇見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長烟斗，閉着眼睛，那是他臨死以前與日俱增的習慣。一個朋友向他說話，他悲哀地微笑，從袋裏掏出一本小小的談話手冊；然後用着聾子慣有的尖銳的聲音，教人家把要說的話寫下來。——他的臉色

時常變化，或是在鋼琴上被人無意中撞見的時候，或是突然有所感應的時候，有時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爲出驚。『臉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脹；獷野的眼睛變得加倍可怕；嘴巴發抖；鬚髯一個魔術家召來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亞式的面目。（原註——克潔白說是奧雪安的面目。以上的細節皆深自貝格爾行吟詩人。）

雪安爲三世紀時蘇格蘭行吟詩人。

于里于斯·裴奈狄脫說他無異『李爾王』。

（莎士比亞名劇中的人物）

魯特維克·范·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科隆附近的篷恩，一所破舊屋子的欄樓上。他的出身是弗拉芒族。（原註——他的祖父名叫魯特維克，是家族裏最優秀的人物，生在登